



陈彦和他用陕西方言创作的小说《主角》。

李劫人游学西洋，自然懂得洋与土的区别，但他在写作中选择了最土的方言，让人感到很奇怪。其实，这显示了他的语言自觉。李劫人所涉猎的题材都是四川乡土和历史题材，他选择用四川方言来写作，在人物的塑造、故事的讲述上更有独特的神韵。方言写作生动、活泼、透彻，读李劫人的小说，常常为他在四川方言使用上的恰到好处叫绝，可谓有滋有味、精彩绝妙，换成另外的语言就不行。其实，李劫人也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最为鲜活的四川方言，还文学以灵性和自由的土壤，使之不被规范语言侵蚀，这不是狭隘，恰恰是对文学的贡献。

陕西方言朴实、厚重

陕西话朴实、厚重，像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贾平凹的《秦腔》和陈彦的小说《主角》就是以生活为土壤、以传统为基础的开放型写作，从生活、从最细微的民生里汲取素材和营养。

《白鹿原》中写的都是关中的事和人，因而作者选择使用大量的关中方言。比如夜晚说“黑间”、房子叫“厦屋”、下午叫“后晌”等等。这些富有陕西特色的语言成为了《白鹿原》中的点睛之笔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同样地，贾平凹生长在商洛地区，成长环境深刻影响着他的语言表达，在贾平凹的语言作品中充分体现了浓厚的感情色彩。《秦腔》的创作中应用了大量地方化语言——商洛方言。商洛方言在本质上属于北方方言，在表达上和普通话十分相似，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。除了运用大量的商洛语言，这部作品的创作中还用到大量的谚语和俗语，对表达作品的深刻内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比如：“我最讨厌的是冬季，人心里原本不受活，身上就冷，只有闷了头狠着力气在七里沟抬石头。”“高音喇叭里的秦腔听惯了，你有时候会觉得烦，但是一旦听不到了，心里却是空空的，耳朵里和口里都觉得寡。”其中，“受活”在当地民间是舒服、自在的意思，“寡”是少、无味的意思。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词看似很“土”，但是在作者的灵活运用下，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力和活力，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作品语言的古雅和文明，增强文章的生命力。

2019年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，陕西作家陈彦的作品《主角》榜上有名。这本书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演艺生涯为主线，牵涉起改革开放至今40年广阔的众生情态、时代变革，在生命与传统文化、社会与个体两个空间的交错中展现了“人间”真实的样态。

《主角》为人称道的还有人物对白中的陕西特色方言：

“唱戏，是看你功夫咋样，嗓子咋样，可不是看你穿得咋样。即使打扮得再琉璃皮掌，抬脚动手一‘凉皮’，张口‘一包烟’，顶啥用？”

“一沟的人都知道，你在省城混得好，有了大名望。那名望就是门子、门路。连团上争不过你的人，都发了横财，买了啥子劳死赖死（劳斯莱斯），你要是想发财，那还不发得扑味扑味的。”

谈到小说中的陕西方言特色，陈彦对记者说：“现在我们的小说写作更多的是用了翻译的语言，城市化之后，乡村的记忆、地域性的文化记忆留下的越来越少。我们看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不管是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还是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，其中有很多地方方言，今天我们已经不懂了，需要专家来注释。可是即便我们一下子看不懂，当我们揣摩这些字的意思，也会觉得它非常美妙。今年我又在重读四大名著，我反复在想其中的语言，应该说带着地域性的、民族性的语言非常多，读起来非常有意思。我写三秦文化，肯定要用当地的方言。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特色，就像戏曲如果不用方言，这个剧种就不存在了。现在有些剧团在探索，用普通话来说它那个剧种，